

地310.11
130
部二:1-20

重纂邵武府志

重纂邵武府志

光緒丁酉開雕
板藏樵川書院

重修邵武志序

自歷代史家有地志也後人祖述其例
於是乎有省志有郡志也者所臥志疇
管上遺徽當昔上懿美臥傳諸來襪者也
邵武為閩中十郡之一而居於省會之西
其地東界建甯上建陽南至延平上將樂
西南界汀州上甯化西北至江西上建昌
維所統僅四縣而熙春臺瑞榴軒廣祐廟

序

趙王家諸如勝在其中其丹霞寺上讀書
樓則李忠定上遺蹟也府治東南上臺溪
精舍則何鎰上故居也人傑地靈殆可與
省會相頡頏矣夫六合上大而不能旁稽
博攷致使一代上文獻無徵者史官上過
也四竟上內十乘上區而不能表微闡幽
致使一方上故實不著者守土上恥也前
邵守張公少儀實懷斯懼爰增脩邵武志



一編付世剏狀自張君增脩臥來迄今
又百三十餘年矣此百餘年中豈無忠臣
孝子義夫艷婦足臥感發人心者乎又豈
無嘉言懿行文章軌物足臥維持風化者
乎藉使官斯土者皆聽其徵供湮沈而莫
出武省而顧欲使此四縣之民人心曰臥
世風俗曰臥純是猶南轅而欲其北行航
絕潢斷港臥求至於海也豈可得哉歲甲

序

二

午王雪璽前輩琛蒔守茲土抱更化善治
出志慨狀臥重脩志肅為己任鄭鏗石廣
文受康等襄理其事蒐羅纂輯甫脫稿而
尚未成聿旋臥量移温州起篆丙申秋涂
乃秋前輩兆豐移守邵郡續如脩輯臥文
獻政治所關不可不慎重從事復延集官
張珍五太史元奇周松孫山部景濤暨連
江令張韵梅前輩景祁共歲其事於丁酉

命視

夏間告成計分卷三十標題二十有二冊
繫補漏舉要發凡去取謹嚴考核精審
其芳烈何異麟經夢衣上表擷其菁華
無象因遺珠上憾於臥令邵上人士觀
有資將見上上教其下也如表上正形
下上化於上也若響上應聲非特文獻有
徵而且政教上行其不遠矣予奉
學閤中又易寒暑三次按臨邵武深喜其

序

三

士夙謹厚民信馴良皆由先哲流風所被
者遠茲乃秋前輩問序於予予既悅此肅
上精確完美而又欣慕前輩上為治敢從
事於正本清源而將大有造於邵也於是
予肅昔光緒二十三年歲陽彊圉歲陰壬
丑津中應鍾上月

曰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

欽命福建提督學政王錫蕃撰并書



重纂邵武府志序

郡縣有志自唐李吉甫撰元和郡縣志始其例實本周禮春官小史掌邦國之志然周所謂邦國猶今一省非第為一郡言郡者省之分積郡而成省積縣而成郡大小殊而形勢一也省無志古今何所鏡郡無志又何足以徵文攷獻此有省志尤必有郡志輔之者歟福建通志脩於同治間距今僅二十餘年邵武志則自乾隆三十五年郡守張鳳

序

孫取郡人施鴻稿脩之百三十餘年未有繼之者原版蕩然無存書亦僅存兩幅其自乾隆以後應入郡志者通志未之入已入通志者郡志無所係此則守土者之所滋懼而不敢辭其責者按邵武舊有宋上官氏和平志元陳士元武陽志略明馮志劉志夏志邢志魯志今皆不可攷矣即我

朝康熙九年汪麗日張一魁先後續志亦無從取而讀之今幸張鳳孫所脩尚存兩副倘並此而無之

邵武一郡不且終無志乎無志以紀之後之守此
土者將何所則效而成為一方治耶此志之不容
不脩脩之不容不亟亟也顧邵處山嶺間地方瘠
薄籌畫良非易易經費又不欲取諸民款或不集
事遂中寢纂脩之任非博採群書適形其陋然輟
轉歲時而未成書時過境遷勢必半途而廢余深
悉其弊不敢以難行見阻今幸同志贊成因酌提
各屬閒款以成之自光緒丙申三月屬稿訖於丁

序

二

酉六月告成舊志所未合例者更之所未詳備者
補之複者汰之謬者正之合張志所取施稿為一
書計三十卷稍稍完備則亦元和郡縣志例也後
有繼者無俟年代久遠而隨時脩輯之以永其傳
尤余之厚望也夫

光緒二十二年六月知府鹿邑王琛序



重纂邵武府志序

昔人謂作史之難莫難於志紀傳之詳畧視
秉筆者之裁度可繁可簡也若作志則必博
稽掌故網羅舊聞以資其考證務使條分件
繫網舉目張而無私意增損於其間然後成
一代之鉅典郡邑之有志亦若是焉已矣其
在通郡大邑魁儒碩彥之所薈萃典章文物

序

一

之所留貽採訪搜輯猶易為力至於窮陬僻
壤文獻闕如而又值水火兵燹之餘思欲拾
遺訂墜以成一郡之志不亦難乎光緒丙申
夏六月余自温州移守邵武適前守王雪廬
前輩纂修郡志未卒業而受代迺舉是編以
屬余余喟然曰是守土者之責也君為其難
吾為其易雖謏陋其庸敢辭謹按邵武有志

自宋上官氏和平志初始於前元陳士元武陽志踵事於後沿及有明郡守馮公孜夏公英邢公址魯公史先後續有修輯而書皆不傳今所傳者惟

國朝乾隆中張公鳳孫所纂蓋繼汪公麗日張公一魁而作也距今百三十年無有起而增修者咸豐丙辰丁巳之歲粵寇雲擾邵武郡

序

二

縣相繼淪陷舊志板片悉燬遺書亦僅有存者若不及時纂輯不且湮沒不彰已乎夫扶輿清淑之氣融而為山川毓而為人物山川之形勢夷險亘古不易可按籍而稽也若人物之應運而起者或以文章道義馳譽於藝林或以忠孝節廉見推於里黨幸而致身通顯則有國史氏為之表章盛烈不幸而棲蹤

巖穴伏處衡茅有欲求沒世之名而不可得者此作志者所以輔國史之不及而於人物一類尤當博攷而旁搜也邵郡僻處巖隅風氣質樸乾嘉以還方聞綴學之儒猶多闡明性理紹龜山紫陽之餘緒者而著述有傳有不傳咸豐之季兵事繁興鄉人士仗義勤王臨危授命者指不勝僂下而匹夫匹婦猶有

序

三

奮其義憤甘以身殉者而姓名有著有不著不有鴻儒鉅筆勒諸簡編則亦泯滅終古已耳今雪廬前輩蒞任未久遂能搜訪遺事表揚志節以垂耀於無窮是則仁人君子之心與作史者發潛闡幽之旨何以異耶余不敏承乏其後竊喜是書之規模體例粲然具備釐然不淆增於前志者奚啻倍蓰且其籌

度經費儲庫以待功不勞而事已集亦何庸
復贅一辭惟日率在局諸君子勤加編纂俾
得尅期蒞事以副前輩誨誨之盛意而余亦
得附驥以傳可不謂厚幸矣乎後之守斯土
者果能徵文攷獻隨時增輯其不至書闕有
間可知也刊既成爰記其崖畧如右以諗來
者

序

四

光緒二十四年六月知府江都徐兆豐謹序



明成化丙申知府馮孜序

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朝政此治亂得失之所繫也若夫輶軒徧歷省風問俗亦太史氏之職掌焉今之郡縣古列國也在一縣有一縣之志在一郡有一郡之志在朝廷有天下之志以載山川風土民物之事由來舊矣我太祖高皇帝掃平僭據混一天下自鴻濛肇判以來天下一統之盛未有能過之者天順辛巳大明一統志成頒示四方此卽所謂天下之志也成化癸巳孜延鄉貢進士郡人甯堅與之言曰天下之志久成而吾郡之志缺焉不修固我守土者之責抑亦鄉賢者之責也願與吾子修之堅曰郡古

舊序

一

有專志今漫不復存一郡四邑之事所存者紙不滿百幅所謂掛一而漏萬者也文獻不足尙何所徵孜曰予性酷好積書雖不能讀所積之書頗多廼盡出其書商榷凡例悉依大明一統志遵時制不敢僭也或有該載未盡者則各以類附前同知王琳今推官廖鐸皆踴躍贊修己未秋同知王佐通判崔鐸至亦同心協修堅手不停披目不停閱繼日以夜者四年書始成事以類聚目以類分目以引其端事必覈其實爲卷三十有六總若干萬言一郡之典章文物上下數百年之事於是乎粗備郡人許卓暨鄒允祐亦考輯焉大率草創討論修飾皆堅數年刻苦之力若夫訂正潤色則孜也實總

其成是雖紀一郡之事然敦彝倫厚風俗崇正道闢異端表
忠節斥怪誕重民力固邦本親君子遠小人則又是書倦倦
之餘意固知古志不存莫由可考而古今典籍缺者尙多博
不足也擇焉未精語焉未詳直筆不若董狐叙事不若左氏
雅不足也杵麋五色石密補千孔漏尙俟博雅君子

成化甲辰知府劉元序

成化癸巳前守南文馮師虞暨鄉貢士甯永貞修纂邵武府志凡三十六卷事甚悉言亦文而義亦精矣癸卯元上趨京師舟中再取閱焉自笑識淺見偏意不能無少去取益損於其閒也遂編次爲藁十卷明年春三月復抵任公餘詢訪故老搜求遺志得宋上官氏和平志元陳士元武陽志畧又得上官弋陽邵武郡志及存齋之後家藏武陽志乃知郡乘之述作其所由來也非一日矣前志序謂古志存者紙不滿百幅其未見和平等志否耶於是三復披閱參互增損迨秋七月始脫稿協力校正則同寅南海劉復之餘千萬一原郡人

舊序

三

致仕司訓楊文清也而庠生陳清輩亦與有檢閱校讐之力焉若夫合先後志以精擇之補其闕遺文其蕪陋則尙有俟於後之君子云

宏治乙丑編修莆田黃仲昭序

邵武府志皇朝成化初郡守馮公孜嘗修之成化末郡守劉公元復修之皆祖元陳士元武陽志畧及宋上官氏和平志而纂集者也論者謂馮志太繁劉志太簡繁則簡帙浩重恐郡人不能盡得也簡則紀載濶畧恐文獻或不足徵也今郡守夏公育才蒞任之初欲周知民情土俗因索而觀之深以論者之言爲然思欲合二志而折其衷并續志所未登載之事以郡之當務尤有急於此者未遑及也旣而嫖剔奸欺撫摩凋瘵人心和而天道應五風十雨連歲大穰至是則郡政修舉罔有缺遺矣乃走書以重修郡志見委予以老倦不能

舊序

四

事事固辭及公六載報政北上貳守陸侯懋昭又申公命遣冠帶義民上官祿奉書幣來莆敦請予又力辭公在京師聞之又託余郡守陳公志學及余友侍御陳君時周道意於余謂必欲一往以慰勤企旣而公畢事重臨復遣郡史朱大輔賁道途之費以申前請余感公情意懇切不敢終辭也遂囊書啟行至則合馮劉二志而櫟括增損以成編且隨事敘論俾可見之於行不徒爲空言而已也故於山川則別其夷險以示防守之宜於戶口則較其消長以驗教養之實於土田則稽其萊闢以行勸懲於陂塘則紀其廣狹以杜侵奪於賦稅之徵輸則視歲豐歉而處之有方徭役之徵發則視產高

下而使之適均於風俗則明其美惡而使民知所因革於物
產則著其利害而使民知所趨避於學校則示以古人爲學
之法於祠廟則示以邪正去取之辨於郡之官僚既類次其
歷任之序而復表遺愛以示將來之勸於郡之人物既類萃
其先賢之蹟而復著奸佞以示將來之戒此其大都也他凡
郡之所有事無巨細莫不皆然雖詞意謏陋無足觀者然爲
政君子倘採擇而施行之則其於郡之政治風化亦豈無萬
一之助哉公以名進士拜冬官主事遷郎中歷知延平邵武
二郡皆綽有惠政在民今復銳志以成是編以爲一郡資治
之鑑則其惠政之流衍又豈有涯涘耶是役也陸侯及通守

舊序

五

陽侯元用節推朱侯奎文皆有贊襄之勤而邵武縣尹姜侯
桂效力尤多始事於宏治乙丑之三月凡十閱月而脫稿其
發凡立例選擇去取則予不得辭其責而輯錄讐校則鄉貢
進士署邵武縣儒學訓導事何君欽實任之至於採詢事蹟
質問疑誤以及提督書人刻工而終始其事者耆民李軒亦
與有勞焉

嘉靖癸卯知府邢址序

予守邵陽觀於志載將省風制治是資漢以前遐哉邈矣觀始於吳五胡不足徵也觀於隋唐五季不足徵也載觀於宋元不足徵也觀於今成化丙申前守馮子師虞始選甯堅採武陽志畧草創之甲辰劉子仁甫兼採和平志刪削之宏治甲子夏子育材聘編修黃公仲昭兼二志而修飾之三志得失異同識者可考而知是非進退之際吾則於甲子志有疑憾焉嘉靖戊戌郡中士大夫僉謂典籍之於邦國如元氣循環流行不可間斷今去宏治甲子將四十年政令之因革人才之興謝建置之廢舉時變之高下及今不作後將奚觀遲

舊序

六

至壬寅址乃以請於大巡徐公南湖公曰吾觀於閩惟晉江陳子見吾庶幾可與此者乃聘陳子址繼又以請於大巡高公雲川公亦曰俞乃速陳子是年四月二十五日陳子至自泉州址迎而謂曰當道諸公與址與邵陽學官大夫及士庶人所望於子者深矣子盍慎諸陳子曰志亦史也自古難之矣愚非其人也何如其爲慎也雖然志之失有三莫大之罪在於失實其次失體其次失辭簡陋疏謬之失不預焉吾惟定體覈實據事直書不文不明之罪吾固不免不公不慎吾知其免矣夫吾又何慎哉乃以五月朔日披簡書九月二十五日落稿觀凡立例提挈綱目貫事爲志皆叙論以發其端